

我报名参加圣华教育的吉他班学习,那是一对一的教学,我觉得这样学起来比较可靠。我的课被安排在每周日下午四点,一节课四十五分钟。我去上第一堂课的时候,冬末的阳光格外明亮,我穿上一套深蓝色卫衣,戴上一顶棒球帽,背上吉他,骑了一辆自行车“绝尘而去”,风呼呼地从耳边掠过,我顿时感觉回到了白衣飘飘的年月。

我到达后,由于前面一位学员的课尚未结束,于是我便在走廊里等候。我不知道我的老师是谁,我想,他会不会是位很冷面、很严苛的人呢,因为通常酷酷的吉他手总是给人以这样的印象。后来,我见教室的门开了,里面那个下了课的学员正在收拾东西,可老师却不在。这是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,由他妈妈陪着。他问我是谁,我便虚心地对这个小“学长”说:“以后我要向你多多请教。”

老师来了。他自我介绍道,他姓肖,过了年就虚岁五十八了。肖老师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,倒是慈眉善目,和颜悦色。我怕他对教学有压力,因而一上来就跟他他说:“肖老师,您不要对我有所希望,我以前从来没有碰过吉他,我学得成学不成都无所谓,您完全不用在意,我只是图个开心。”肖老师笑了。他鼓励我说,一定学得会的。他问清我的年龄后,突然眼里放光,说在这里学吉他的都是年轻人,他们更加喜欢当下流行的歌曲,所以他都没有机会唱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歌,而他自己正是在那时候出道的。说着,他拿起我刚刚买来的那把民谣吉他,调完

第一堂吉他课

简平



亦与春光共芬芳

王征宇

春分的意思是这一天昼夜平分相等,春天到此过去了一半。起先只看到一个点,在风里险溜溜,晃晃悠悠地来,渐渐,能辨出她的娉婷身影,直到眉眼清晰出现在眼前,她面若桃花,一笑百媚生地对我道,不认得了啊,我是春天呀。真真切切是俏丽的春。

春阳、春雨、春风,造物主的大礼包,一次次派发,深入大地。众生如受到早教的孩子,蒙恩、开悟了,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山野盈翠,麦苗青青菜花黄,蜜蜂嗡嗡蝶成双。铺张的绿,四溅的花,洋溢的朝气……大地如蓄满电的大电池,惊人的能量正汨汨释放,未来可期。

春分初候玄鸟归。玄鸟就是燕子。它们穿着后摆微翘的黑礼服,把天空当成溜冰场,优雅自信,轻盈曼妙地翩跹旋转,不时还来几段炫目的冰舞。与凌空的纸鸢比舞姿、比灵巧、比胸脯里的热情……追着燕子纵目,大地无垠,蓝天辽阔,一双眼也被映得亮亮,委顿的心情顿时豁然。据说当年梅兰芳担心眼皮耷拉,曾专门养鸽子,或仰颈,或远眺,到晚年眼睛尚未变小。梅大师的眼睛大小与“赏鸽”有无瓜葛姑且不论,春天,春日里多看看燕舞,胸腔里定然会催生“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有情诗到碧霄”的豪情。

九九加一九,正好春分时节。用蒸好的糯米团犒劳过老牛,就要下田耕作了。犁铧掀开膏状的农田,沃土麻花一样连绞,一条条,乌黑发亮。耙一耙,把春水引进来,灌得似镜面,让天光云影驻留,也把好多小动物揽进怀,长腿蚊子、水螅和乌溜溜的蝌蚪,闹猛极了。家乡一个搞生态农业的朋友,将农民戴斗笠,穿蓑衣在田间劳作、卷起裤脚走进田中间翻泥鳅、拾螺等野趣拍成视频,配上《姑苏行》的乐曲,发在抖音。他兴奋道,浏览量居然破万。这意味着与上万人共享了春天的田野生机,是值得开心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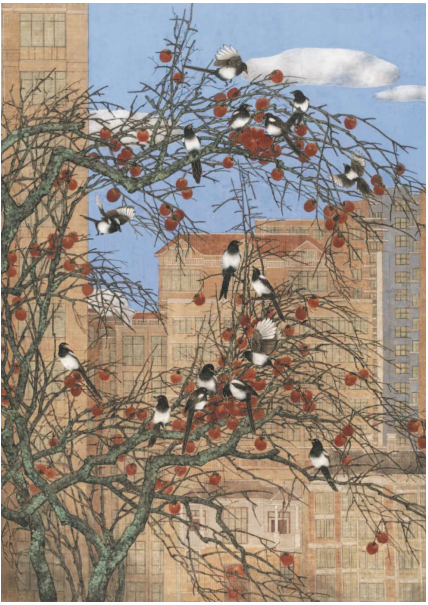
二十四节气,有它对应的日期与物候,但并非扁平在文字里,如同没有标记的音乐作品,摒弃固有的设定和评判,如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,用自己的理解去解读,会有不可穷尽的奇妙。

春分一到,大地洋溢的活气,用乡人的话说“插根筷子头也能发芽”。每年这个时候,单位都会搞植树活动。虽然我生活的地方绿化率在70%以上,但人间不嫌绿色多呀。近年自己一直在蚂蚁森林中种树,每天走的步数和日常缴费,都能换取能量,攒到一定数额,可兑换种树。至今已种了三棵梭梭、一棵柠条、一棵侧柏、一棵花棒、一棵沙棘和两棵沙柳。这些树,有在庆阳,有在阿拉善,有在邯郸,它们都在春天被种下。相信人力与自然合力,春天,哪里都能长出新芽。

弦后,开始自弹自唱,《一条路》《三月里的小雨》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《外面的世界》《跟往事干杯》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……弹着吉他唱歌的肖老师太酷了,他有些沙哑但带着磁性的歌声掀开了岁月的大幕,我有些恍惚,也有些感动,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了我的第一堂吉他课。

在这之前,我根本不知道吉他的六根弦是怎么发出声音来的,我将最粗的那根弦标号为一弦,把最细的那根弦当作六弦,用大拇指把每根弦一一拨过去。现在,肖老师告诉我,要把六根弦的标号倒过来,最细的是一弦,最粗的是六弦;一弦是用无名指勾弦的,二弦用中指,三弦用食指,都是勾弦,六弦、五弦、四弦才是用拇指拨出声音来的。我试着用右手勾弦、拨弦,肖老师在一边下着指令:二弦、六弦、三弦、四弦……可是,我还是常常弄反了,一弦当六弦,勾弦当拨弦。不过,不管怎么样,我听到吉他在我手里发出了其特有的美妙的乐音,我心满意足,极有成就感。我对肖老师说,我今天就学这些吧。肖老师宽容地点了点头。

肖老师讲课时,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画琴谱,六根琴弦和指板上的品位点成了琴谱上的一根根或横或竖的线条,很是直观。肖老师布置了回家作业——他让我用手机把黑板上画的琴谱拍下来,回去照着操练。忽然,他想起什么来,又画了两个琴谱,一个上面标了左手两个手指按点,另一个则标了三个手指按点。他有些神秘地说,这是两个最常用的和弦,学会了就可以弹唱了。我乐颠颠地拍了下来。后来一想不对啊,这不就是要急着上第二堂课的节套吗,可我不着急,下一堂课,我还得先把手拨勾六根琴弦这事儿再整整明白。我笑着跟肖老师道别,心里想,我的课还是由我自己作主吧。



和谐生活 (中国画) 徐立新

对于包装的关注,最早源于弄堂里的小时候对糖果纸的热爱,那些彩色玻璃纸蘸水洗净晾干后,夹在书里压平,图案漂亮的总排在最前面,这份流光溢彩,常常惹得女孩子们暗中较劲。入学以后,家中过时的挂历从不舍得丢弃,变身为新学期教科书上灿烂的迷彩服,把我对语、数、英的希望梦想悄悄地藏在里面。也可以说,幼齿年代对“糖果纸”“迷彩服”的迷恋,注定了自己在18岁选择设计作为人生的走向。

斗转星移,现今孩子们的牛皮纸已越过塑膜千篇一律的赤橙黄绿,升级为透明环保的本色,世人对物质的消费要求也水涨船高。好马配好鞍,尤其在送礼方面,外包装的魅力不可小觑,一如礼品迎见主人前的仪仗队戏码。看时下网红月饼、文创、美容和高级滋补品之包装,层层叠叠、明眸善睐极具诱惑。但是,抵达仪式感的终点后,它们迅速变成落花流水,美丽碎成一地。

不同于旧书报纸,精美制作的包装材料常常不适合回收,直至与垃圾为伍,对此,设

与横琴相遇,于我向往已久。

横琴地处珠海南部,是珠海市146个海岛中最大的一个海岛。该岛四面环水,气候温和,植被茂茂,遍布奇石瀑布,还有众多的海湾和绵延的沙滩,以及各种历史遗迹和传说。横琴的名字由何而来,无人知晓,但有一种说法,从高处俯瞰,横琴岛形似一把横卧在海上的琴,故而得名。

我第一次听说横琴是在2009年。那一年,横琴自贸区建立。这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,从此横琴迈上了推进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快车道。媒体上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横琴的名字。仿佛一夜之间,这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新垦地便进入了大众的视野,成为举世关注的宝地。

不久前,我终于有机会来到了横琴。那是小雪之后,我居住的城市早已进入严寒冬季,但横琴依然是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当晚,主人邀请我们去横琴公社就餐。所谓横琴公社,乃是当年人民公社的遗迹,这些废弃不用的旧房屋经过改造,居然成了餐饮观光社区,极有创意。夕阳西下,小小的院落洒满余晖,墙壁上残存的当年的标语依稀可见,洋溢着丝丝淡淡的怀旧气息。席间,主人向我们介绍说,当年顺德人来此地填海时就住在这一带,这些房屋也是他们留下的。

关于顺德人在横琴填海曾有一段动人的历史。旧时横琴岛分为大、小横琴岛,两岛之间是一片面积为12.64平方公里的茫茫滩涂,谓之中心沟,又称十字门水域。上世纪70年代之前,珠海曾尝试填海围垦,始终未能如愿。后在佛山地委(珠海当时隶属于佛山)支持下,兄弟县顺德抽调3000多名民兵前往参与围垦。在长达10年时间里,先后共有3万多名青年男女轮番上岛参与围垦。我曾查阅了有关资料,有一本《横琴中心沟围垦史》详细记载了这段奋斗史。据亲历者回忆,当年的围垦工作极为艰辛。顺德3000多名围垦者花了三天三夜才登上横琴岛,“一个月有20天在大海上工作。吃的是沙粒饭,腐乳和番薯,住在简陋的茅棚中,周围蛇鼠横行,蚊子成团,连吃饭都要待在蚊帐里”。令人难以想象的是,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,在连钢筋、水泥都没有的情况下,硬是靠着简陋的工具,手提肩抬,顺德人与珠海人并肩作战,终于取得了填海成功,使大、小横琴岛连成一片。

如今的中心沟早已是旧貌换新颜,一座座现代化的建筑拔地而起,高速路上车流飞驰,谁能想到半个世纪前这里竟是一片茫茫滩涂?这是一段奋斗的历史。当年填海围垦用了10年,如今自贸区的建设也走过了10年。虽然两个10年不可同日而语,但他们的奋斗精神却是相同的,令人敬佩。

随着横琴的开发建设,一批批港澳金融、科技等高端产业和高精人才开始不断涌入横琴,不少澳门居民也迁至横琴购房生活。他们来去方便,横琴海关24小时通关。正在建设中的轻轨,将从澳门站延伸至横琴口岸枢纽,与广珠城轨实现无缝换乘。为了方便澳门居民融入内地生活,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还在横琴开办了一些办事处、基层坊会、学校、托儿所、诊所和服务中心。在一处社区服务中心大楼考察时,这里正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,有老年人的讲座,有孩子们在上绘画、跳舞课,还有保健场所。一位负责人对我们说,现在越来越多的澳门人来到横琴,我们搞好服务,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和便利,使他们可以更快更好地融入横琴。

横琴散记

季宇

很喜欢徐渭晚年写的这首题画诗:

半生落魄已成翁,
独立书斋啸晚风。
笔底明珠无处卖,
闲抛闲掷野藤中。

第一句可以自喻。第二句以下则不敢“代入”。所谓“独立”只能是相对的,纯粹的“独立”做不到。至于“啸晚风”,人老了,喉咙嘶哑,发不出一定的声量,“啸”从何出?还有一重因素,不是一个人站到野旷无人处,想怎么“啸”都可以的。手头一部20多年前写的非虚构书稿,至今尚未有面世的机会。怎么能随便乱“啸”呢?后面两句与本人更无关了。虽然闲时也涂涂鸦,完全是自娱自乐。徐渭先生是中国文人画开风气的大师,因此自叹笔底明珠无人识。想当年,有农人喜欢徐渭的画,提几只螃蟹,到徐渭处换一张螃蟹画。有人嘲笑农人傻,用一串活螃蟹,居然换来的是一张死螃蟹。在他们眼中,徐渭信笔涂画出来的纸螃蟹是分文不值的。谁能料想,今日用阳澄湖的一湖螃蟹,能否换来徐渭的一幅纸螃蟹,也需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喜欢徐渭的这首诗,并非因为有什么“代入感”,而是钦佩先生虽处潦倒困境,仍能够吟诗作画、洒脱不羁、啸立书斋。

乙未初春,愚夫终于告别朝九晚五的职业生涯,回到自己神往的书斋了。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,心远地自偏。”一卷在手,心无旁骛的感觉真好!当然这样的感觉也并非时时都有。手机垃圾信息,经常也会侵蚀掉许多宝贵的时光。

常有如饥似渴的迫不及待,原因乃是过去长期营养不良。但一口吃成个“胖子”也不现实。书海泛舟,因生命的长度所限,我知道永远也抵达不到彼岸。小船儿只能是划到哪里算哪里。向何处去,往哪里划,皆漫无目标,随心所欲,无固定计划。也不给自己施加任何压力,把自己弄成一个移动的书橱。

在完成原计划中的《剑魂箫韵:龚自珍传》后,我选择的第一个阅读方向是《老子》,先是读了上海一位老报人写的《老子入门》,随后涉猎的是陈鼓应版《老子今注今译》,以及有关老子的其他一些版本。原打算顺着这条线再读《庄子》,因一个偶然的因素涉足艺术史,被北宋元祐年间一段高端的文人雅聚史料所吸引。这个文人雅聚史称:“西园雅集”。参与此次雅集的巨公贤达有苏东坡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、李公麟、米芾、晁补之、张耒、王洙等。这么一个阵容,在文学艺术史上,可谓空前。我开始搜集相关的书籍和参考文献,很想写一部《北宋“西园雅集”记》。在阅读过程中,边界被不断地拓宽,书柜中不断填入涉及宋史的各类书籍,以致我要买一个新的书橱来存放新购入的书。

阅读中,脑子里会不断蹦跳出一些疑问,为了将问号拉直,又须涉猎更多的参考文献。在此基础上,我将阅读的感受陆陆续续整理出来,形成各自独立成章的文字。汇集在这里的一组文史随笔,大多是近两年阅读的收获。长期研究散文创作和散文史的专家范培松先生,将随笔这类文体比喻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“牛皮筋”。我承认,已经出版的四本随笔,确实有点像“牛皮筋”,有的偏重评论,有的偏重叙事,有的夹叙夹议。我对随笔文体的特征,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定位,即“评论性的叙事”。是评述与叙事的结合,叙事服从于评论,为观点提供支撑,而观点又必须生发于真实的事件和史实。其文风又不同于论文,应尽可能活泼有趣、注入个人性情,即所谓随性是也。

这本历史随笔的面世,意味着我的小船将暂靠在一座小岛边歇息。且允划浆人上岸吃两条烤鱼,喝几盅茶,眺望远方的云海舟楫,发呆呆。小船将继续划向何方,不知道。仍是听从心绪、感觉的牵引。(本文为《何谈风雅》自序,有删节)

化不开的信物画面,也为小礼物设计出一款仪式感强的主题——甜蜜。然后火速找出蓝紫双色的绵纸为它穿好内衣,外卷上英伦玫瑰透明花袋呈柱状,又取下挂在多肉植物上的红色good gift缎带,两头扎蝴蝶结固定。一粒妥妥的爱心巨无霸“奶糖”,连同我的笑声一起被装入快递封,迎接网友打开时会心的一笑……

还记得,从昆明旅游归来时,在机场专卖店遇到那款和我老友同名的“嘉华”牌鲜花饼,店内各等悦目的七彩云南包装铁盒深得我心而不能移步,尽管已行李满满,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给朋友多捎一份,回沪相赠时重点表达了送“珠”是为了将来要还“榘”的司马昭之心。

撞上那些外包装“高”于产品的高光时刻,于恋物癖的我真是一种莫大的小确幸!那些精巧的包装,能让收到的人感觉被认真对待。

从徐渭一首题画诗说起

陈歆耕



序跋精粹

十日谈

包装这细活
责编:杨晓晖